



穆陵关门坊。

穆陵关

◎张铭璇 文/图

穆陵关是齐国长城上的重要关卡，位于沂山主峰东南二十里处，界于长城岭和书案岭之间，羊(口)一临(沂)公路由此而过，其沂沂水县，其阴临朐县，俗谓“关顶村”者，即此也。历史上的穆陵关多归临朐县管辖，惟北宋及1949年至今归沂水县管辖。

临朐境内古齐长城，在清光绪《临朐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：“西接博山之岳阳山凤凰岭，东随大弁山入安丘界。”现经百年沧桑，行政区划屡度改变，齐国长城遗迹西端今处临朐县箕子山西南之大固，经南坪山(沂源县内叫长城岭)，沿山脊蜿蜒东去，经高嘴子、驴皮崖、马头崖、聚粮崖、大固崖、笔架山，再沿大山东和小山东之间山岭至笏峪岭，沿山脊东至沂山西、南，再沿楞根腿村与朱家峪之间山脊至穆陵关，由邵家峪入安丘境。此乃齐国长城临朐段的主线。

另外在穆陵关北尚有两条长城复线。第一条是从楞根腿岭东北去，经灰泉子南岭、南草山亭、祝家店子北、大关一带到太平山(即古大岷山)，而沿安丘、昌乐县界山脊东去。第二条复线是在大关以北二十里处的小关村，向东、西方延伸。本段长城并不与长城主线相连，只是在穆陵关北、青莒驿道上东西依山筑墙，设立关卡以守御而已。小关、大关、穆陵关，俗谓“三关”。清康熙《临朐县志·疆固险要》记载：“穆陵三关横互，长城险阻可守。”穆陵关居南，位处长城主线，地势高峻，首当其冲，堪称天险。大关次之，小关又次之。不过在穆陵关与大关之间，青莒驿道地处南北狭谷之中，两侧山岭高耸，雄关扼其口，崇山收其后，埋兵布阵，战无不胜，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。小关长城仅为大关之辅，败北之将、漏网之鱼俱在此束手就擒。此则穆陵三关之重，“齐南门户”之称实不为过也。冬日自关南北望，则见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遂成“沂水八景”之一，名曰：“穆陵停雪”。

穆陵关历史悠久，巍峨险要。《齐乘》云：“沂山山顶有二冢，相传周穆王葬宫嫔于此，故大岷关因号穆陵云。按：周初封太公，已有南至穆陵之履。岂曰穆妃而得名乎？盖二冢不知谁氏之葬，反因穆陵而附会也。”由此可见“穆陵”地名出现在周穆王之前。所谓“穆妃陵”者，乃是曲解“陵”字，以“帝王坟墓曰陵”而自诩思路，望文附会而已。《古辞辨》释曰：“陵者，大土山也。”《尔雅·释地》云：“大陆曰阜，大阜曰陵。”《说文》亦曰：“阜，大陆也，山无石者。”可见，陵指顶平无石之大土山也。穆陵一带，地处长城

岭与书案岭之间，遍地砂石，因年久风化，砂石已成砂土，故视其为无石陆阜则恰如其分。

再者《齐乘·大岷山》云：“其山峻狭，仅容一轨，故为齐南天险。”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曰：“百川沸腾，山冢崒崩，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”由此而论，齐南天险仅容一轨，其峻狭之势，足可称陵。

由于此地本处牟夷地界，遂有“牟陵”之称，后演化为“穆陵”。至于牟夷者，本为东夷民族。东夷共分九夷，其中大者有莱夷、牟夷、淮夷。在牟夷之中又有莒牟、东牟之分。此则莒牟地界，故称牟陵者也。这便是穆陵之由来。

由于战国之前此地即为青莒间南北通衢，在姜齐之末、田齐擅政之时，齐桓公、齐威王、齐宣王、齐湣王修筑齐国长城，设关此地，遂名：“穆陵关”。何以至此？盖因此地在东西横互的沂岭丘冈上相对高度较低，其南北俱为沟谷，连接青莒交通要冲。在以车战为主的战国时期，要想打赢仗，必须将辎重补给跟上，即俗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；否则便不战自溃。尤其是战车和粮草，面对崇山峻岭则是束手无策，只有寻找地势平缓，前后贯通之处，即如穆陵关处者，方可通过。此亦关卡重要之所在，穆陵关之所以成为齐南天险，盖因地势独特耳。

至若“穆陵”一词，《左传·僖公四年》在齐桓公伐楚盟屈完时，管仲面对楚使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何故之涉吾地”的幽默问答说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(汝)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！’赐我先君履，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”其中穆陵，指楚境穆陵，位于淮南一带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云：“周成王少时，管蔡作乱，淮夷畔周，乃使召康公命(齐)太公曰：‘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。’”由此可见：周成王使召康公对太公的口头授权是在“管蔡作乱，淮夷畔周”的形势下，气极败坏地把本属淮夷占据的“穆陵”口头转授给了齐太公。而齐太公在征服了淮夷之后也没有把穆陵纳入自己封国之内。周武王初封之齐国，在《史记》中说“封师尚父于齐营邱”，并未注明权属界限。从有关史料来看，西周封国八百有余，彼时人烟稀少，多在人口稍多的地方封立诸侯国家，而国与国之间多被荒无人烟的森林、荒地所阻隔，并没有确切的国别疆界。齐长城沿线的“城子”地名即可为证。战国时期，由

于国家之间争夺人口财产，才有了后来的疆域之争。由于在齐国南部也有“穆陵”地名，所以管仲在提兵入楚境，面对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幽默讥讽下才通辞巧辩。管仲心里明白：师出无名则难以立足，于是偷换概念，巧言诡辩，借齐、楚均有“穆陵”之实而掩师出无名之短。齐国疆域岂有隔国之士？作为外交辞令，或许称之曰能；作为私交处世，则是背信弃义的无赖之举，大大不可提倡。但可以理解管仲话中“穆陵”确指楚境穆陵，同时又证实“太公履履”的穆陵疆域相对于东、西、北三地而言，又确实是指今沂山东南穆陵山。

自从战国时期齐国修筑南疆长城，设立关卡之后，穆陵山便成为名副其实的穆陵关。晋安帝义熙五年，东晋大将刘裕率师伐南燕，兵过大岷山而南燕兵龟缩不出。刘裕举手指天，喜形于色曰：“吾事济矣！”麾下问其故，裕曰：“兵已过险，土有必死之志，余粮栖亩，军无匮乏之忧。虏已入吾掌中矣！”原来南燕君主慕容超刚愎自用，凭险自弃，认为“岁星居齐，不战自克”，以致晋兵顺利而轻易地经过“山形峻狭，仅容一轨”的齐南天险穆陵关！当天真的慕容超试图在临朐城南背水一战时，刘裕以车四千乘分为左右翼，方轨徐进之时，遣兵袭敌后。燕军大败，以致国亡。

刘宋景平元年(423年)檀道济救青州，刺史竺夔次临朐。魏刁雍谓其将叔孙建曰：“贼畏官军突骑，以锁连车为函阵，大岷以南，处处狭隘，车不得方轨，以诸将所募兵掘险要之，破之必矣！”魏军以“天暑军疫”不敢从，烧营及器械而遁。可见彼时穆陵天险，足可凭恃，智者可藉此而胜，懦者则亡。

梁大通元年(527年)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攻克穆陵关。

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奠定帝业之时，曾战至穆陵关。因穆陵关守将韩通天生神臂，以致赵匡胤麾下无人能胜。赵匡胤到沂山神庙中求神助战，并许诺一旦定鼎天下，将至沂山重修山神庙。沂山山神庙道人乱语以讖：“韩通神臂已就缚，午时攻关如破竹。”赵匡胤回到军中，传令“巳时开饭，午时攻关。”当他们吃饱喝足，登山讨战时，韩通军队正要开饭。赵匡胤率军将攻杀过来。劳累了半天而饥饿的韩通军队士气低落，一触即溃。赵匡胤挥师强攻穆陵关，韩军大败，遂将韩通缚住手足倒拖马后，策马驰骋。今之沂水地名“道托”村，即由此而得。而“韩家曲”村本名“韩家哭”，系因韩通死后埋葬之处，韩氏眷属哭奠于此，故名地“韩家哭”，后改

称“韩家居”，意即韩家冤屈。

北宋时期，朝廷设“穆陵关镇主”率兵丁把守此关。

金贞祐三年(1215年)李全率兵扼穆陵关。翌年金国在穆陵关下置穆陵县，以强化穆陵关戍守工作。

四百年后，明代进士傅国于明末游历此地，在穆陵县故城以内所赋诗《普照寺》三首，其文曰：“古寺穆陵县，县墟寺亦荒。寺犹余断碣，县香无遗踪。柏剪荫仍绿，泉幽水益香。草根残碎瓦，人说古僧房。”

“何年开化域，此日见真如。溪韵晴钟湿，山烟碧殿虚。乾坤一大梦，今古几蓬庐。坐久霜风起，满山黄叶疏。”

“参差乱石里，磨灭一碑孤。县已迹踪，寺知定有无。”

“饮泉来独鹤，争果斗双鹜。惟有孤松影，长存大丈夫。”

元顺帝至元二年春二月己丑立穆陵关巡检司。

元至正十二年(1352年)朝廷命武德将军、益都路副达鲁花赤帖木耳创建穆陵关戍楼，修造兵室，扼隘于此。昔日关楼倩影，令人难睹风姿。但从关楼遗址考证，足见旧日辉煌：穆陵关楼东西五十余米，南北三十余米。关门高阔，拱券其上，带钉门扉，早晚启闭。石匾“穆陵关”，镶嵌关门额。门洞深邃三十余米，幽暗阴森，威严可怖。危楼高耸，雄壮威武。垛堞城堞并列关楼之外，阵阵风铙催路人行色，息鼓弛弓不减雄关威仪，秋雁悲声反添兵卒苦泪。关楼左右百米，各有神楼一座，探身城墙之外，布置机弩其中。百丈射程，足令敌兵丧胆；三楼联袂，堪当铁城一线。萧萧战马关前落，赫赫兵车奔路缘。

明洪武三年(1370年)，朝廷在穆陵关设巡检司，置巡检官一员，领弓兵百余人，盘诘路人，勘察奸宄。

明嘉靖《青州府志·关梁》记载：“临朐穆陵关，一名大岷关。”“嘉靖四十年(1564年)，知府杜思增修关楼、公馆，添设弓兵二十人。”并可带眷属四十人。今之关顶村，即从此而立。

据明代傅国《昌国船屋》记载：明末穆陵关驻守弓兵三十人。清代沿袭明制。1929年春，辟修公路，绕关而行，以致关楼依旧，保存完好。穆陵关顶曾有金、元、明、清碑碣十余幢，其中便有明正统间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《穆陵关诗碑》。在二十世纪碑碣大多被毁，迄今惟剩两块残碑而已。穆陵关楼，门洞亦已拆毁无遗。

麦花飘香

◎李宗荣



初夏时节，草木葱茏，绿树成荫，万物恣意生长。这时候的乡野最怡人。和煦的阳光下，层层麦田，齐刷刷的麦穗上扬着细碎的花。淡黄色的花粉乘着五月的暖风，在麦田里安静地飞扬。

麦花不美，它渺小微弱，花期又短，在众花中很不起眼，也没人观赏，但在以庄稼为命根子的农家人眼里，它却又是最好的花。

麦子扬花，受孕的麦穗开始灌浆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兴奋地叼着旱烟袋，一趟又一趟地跑进麦田，蹲下身子仔细观察麦穗上密密的小花，静静地听麦子拔节灌浆的声音，深吸麦花沁心的香气，抚摸一天天鼓胀的麦穗，像个孩子一般满脸喜悦。

父亲说，麦子开花是有次序的。花先从麦穗的中部开始，中部的花落了，顶部的花替上，顶部的花谢了，底部的花接着开。

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，在父亲欣喜而专注的目光注视下，麦花次第吐蕊，又悄然落下。柔软的麦芒慢慢变得扎手，青绿的麦穗渐渐泛黄，日渐硬实。

父亲小心地掐下几棵麦穗，在掌心揉搓几下，将麦壳轻轻吹走，留下嫩胖的麦仁擦进嘴里，眯着眼，慢慢细嚼，似乎在品尝世间最难得的珍馐。“真是香啊！”父亲欣喜地说，乐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
麦花年年飘香，父亲却一年比一年地老了。当麦花又一年飘香的时候，父亲却离开了他耕种了一辈子的麦田。父亲，五月，麦香，成了我最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每年的初夏，居住在县城的我，依旧会回到乡下老家，到坡里去看一看扬花的麦穗在阳光下涌动着一波又一波的绿浪，去听一听它们在田野里窃窃私语。

乡愁无可解，唯有麦花香。麦花，是我的思念，我的寄托。

五月的风温暖和煦，吹得万千植物翠绿茂盛，浓荫遮蔽，使累累果实挂上枝头，生长成熟。晚风吹来麦花的清香，布谷鸟在起伏的麦浪里婉转啼叫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站在麦田里，端详着细细碎碎的麦花，满是欢喜地说：“麦子扬花喽，又是好收成喽。”

那年“六一”

◎肖胜林

我所就读的小学校，在村西。一排十几间青砖房，校长室、办公室在中间，两边是教室。学校的西边有一方池塘，常年有水。夏初，下了课，我们会跑出学校，到池塘边打水。池塘西侧生满芦苇，芦苇深处，有不知名的鸟儿吱吱喳喳叫，叫得人心痒痒。有时喝了水，我会小跑到池塘西侧找鸟儿的踪影，却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。

我羡慕鸟儿能唱动人的歌，也羡慕那些歌唱得好听的同学，他们歌唱得好，会在“六一”这天表演节目。他们穿着家长给买的新衣服，还被那个扎长辫子的女教师化上妆，倍儿精神地站在院子中央。美妙的歌声飘荡在校园，一曲唱罢，就会有那么多人鼓掌。

表演节目的同学家长，“六一”这天，会提了板凳走进校园。他们来主要是看自家孩子表演节目，这会成为他们以后很长一段日子的谈资。

我没有一副好嗓子，唱歌不在调上，我的语文老师兼音乐老师说唱歌像读书。她教我们唱歌的时候，我极力想把歌唱好，声音便不自觉大了，她看我一眼，又说唱歌不是吼啊。“六一”这天，我便没资格去唱歌。我坐着，看他们表演，听他们唱；看他们表演完，下场。

我会人群里搜寻我的父亲母亲，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来看演出的。这个时候，我的父亲母亲会起早贪黑地忙农活。

1986年的“六一”，是我作为学生过的最后一个“六一”节。那年杨老师教我们数学，也教我们音乐。杨老师毕业于师范学校，我有幸成为他的第一届学生。那时，他穿白衬衫，还喜欢把衬衫扎进裤里，人看上去潇洒帅气。那一年，杨老师让我在“六一”这天，站在了校园的中央，表演了一次节目。

准备节目的时候，杨老师说我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“可以表演个相声”。杨老师给我指定了搭档，确定了相声《说方言》。第二天，我们从杨老师手里接过几张信笺，上面是他工工整整誊写的《说方言》的词句。杨老师让我们利用周末，先把词句背熟，然后再和我们一起排练。

这让我很激动，也让我的父亲母亲高兴起来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母亲说，要表演节目，得赶紧扯点布给娃做件新衣服。我还记得“六一”那天，我穿上新衣服，母亲在一旁不离眼地端详我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你看，阔了小儿郎了。”阔，就是帅气的意思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是多么美好啊！下了课或放学了，我们去办公室，听杨老师一句一句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相声，怎样站台，需要加什么动作，乃至眼神怎样，他都一一示范指导。后来，我们站在办公室里，可以把整个相声从头至尾表演完，他和办公室里的老师们都笑着夸我们说得好。“你们有表演天分。”杨老师冲我们伸大拇指。

那年的“六一”，天格外蓝，校园里的月季花开得格外鲜艳。我们表演的时候，我看到杨老师站在人群里，和大家一起笑，一起为我们鼓掌。在人群里，我也看到了我的母亲。

那一年的“六一”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过节的快乐。及至我做了老师，“六一”前，我都会让我的学生全员参与节目排练，唱歌、跳舞、乐器、绘画，我告诉孩子们：总有一项是你拿得出手的。因为“六一”是孩子们的，快乐更应该是孩子们的。

品味丝绸文化 勾勒丝路画卷

□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

昌邑柳疃丝绸作为文化艺术瑰宝，在我国丝绸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在柳疃镇，有一座乡村博物馆，它就是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。馆内一件件斑驳的老物件，见证了柳疃丝绸的发展史，再现了昔日农村家家户户织绸的情景。

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地处乡村，走进该馆，见证时代变迁的老物件，通过展陈的方式，坚定地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它们愈发显得鲜活。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保存着3万余件藏品，展陈于历史厅、丝绸工艺厅、柳疃街厅、丝绸之路厅、华侨厅、丝绸文化厅等。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相对丰富的今天，一批批渐渐退出日常生活的老物件在重新组合后，反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。柳疃丝绸销售账本、印章、商号牌匾等大量实物，让市民得以在现今社会领略柳疃丝绸的前世今生，让人们更为直观地感受柳疃丝绸历史文化的厚重。

据悉，柳疃丝绸在柳疃称为“柞绸”。作为

“柞绸”的发祥地，柳疃历代以耕织为生，世代传承，开创着当地独特的农耕文明，织出了绸乡的锦绣华章，也因此而得“丝绸之乡”的美誉。一段岁月凝聚一份感情，一件旧物承载一份记忆。这种织造传统，为清末民初的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。

为满足陈列要求，生动还原昌邑丝绸发展盛景，博物馆筹建初期，得到了村民的鼎力支持。据悉，博物馆里展出的40张木机，就是从当地村民手中征集来的。为了让这些老物件重新焕发生机，当地老织工刘元勋对它们进行了精心调试。目前，就是这些被“修复”的“老物件”，已织成数万米丝绸，有的还被做成了衣服用于展示或出售。

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从不同侧面和角度，真实再现了柳疃丝绸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历程，反映了昌邑人民不畏艰难、勇于探索、薪火相传的精神风貌。此外，中国柳疃丝绸文化博物馆还充分运用馆内征集的展品，开展各类科普活动，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非遗技艺等，使参观者更深入地了解柳疃丝绸文化，增强文化自信。



(资料图片)